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十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三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爲州東略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徐
兗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宮
室徐君晞稷由山陽通守往涖州事秩滿
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還定而振業之百
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
守樂民之和後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
郡之興復興嗣守者姓名將寘之壁帶而
求文于了翁因爲稽諸圖牒蓋自梁武末
年長江以北悉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

二州

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

郡改琅邪爲朐山隨末喪亂臧君相竊據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入國朝母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來之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旣指言其爲山川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爲何物王公所設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之人以大師爲垣以得道爲助以在德爲險以礼義廉恥爲城皆是物也盛服以禦盜憤坐以受使長嘯以却胡單騎以見

虜則是物之効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爲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勒諸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燭爲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服除詔還鎮侯旣大城漢中以鳩其民比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張公雍忠肅虞公不嘗經略此土乎乃作室于天申浮屠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二公立德勤命在旂常昇彝匪我邊陲所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邦則滋不可勿祠子

爲我書之某不佞幸嘗有忠舊閔若忠獻
公之年行則既譜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
公之奏疏則又嘗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
之宜莫如某詳具忠獻始爲士曹力辭筦
康忠肅不屑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爲
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邦人至于今道之迄
由樞宰先後奉使聲震關陝力遮梁益以
保我于孫黎民然則漢中誠不可勿祠又
可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
時鉅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
元祐之隆乎紹聖而後羣儉用事極於崇
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放是士大夫不曰
我戎則曰避狄迨屬車蒙塵而後喏口頰

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
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
悟我戎之失則爭爲避狄之計於是而後
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以來禍變益慘
蓋皆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冥
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猶唱大義復明辟
而夷二凶當戎行以殄劇寇內變粗定則
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
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儼是敵七
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子白店原于四
明于大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
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
唱之也陝服喪師淮西逆命人以咎公不

知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獎率諸將伏羲復讎則自公始粘罕既死刘豫旋廢虜歸我河南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給取相位兀朮背盟順昌拓皐之勝虜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虜和由是養癰蓄禍九二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拂人人知必亡乃自絕淮以來諸鎮飲兵以避沿江荷檐而立朝臣徒家相屬督府這屬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采石之戰以摧敵鋒又過瓜州之萌以激虜斃於是我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

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
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
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
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縛軍實
致人才之爲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
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
以孤忠破群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
利欲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
耳成敗利頓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釣是
心也而困禍福爲利乘間售私則孟子所
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
也二經綸昉于漢中然而事業著見亦多
在漢中敢併以是復干丁侯將刻諸麗牲

之石豈惟慰桐鄉峴首之思抑亦想邪說
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天台二張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
以孝友行于家以疎財急義聞于州閭天
官葉公時為識其墓起居鄭公又叙而銘
之公卿大夫士為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
與述其事而吊之其孤夢錫緝為巨編復
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
為己之孝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
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頌稱焉斯其為顯揚
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為榮也夢錫
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

遜是書也亦庶幾仁遜之勸匪直爲二父
榮也余乃爲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
知父母恩深報微群動芸之規夜息萬生
點点是春暉錯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振心
貫一機理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
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
吾將爲樓于閭廬之側而榜以雙壁子更
爲我發之余方論次其事或以語余曰先
生制礼其遠近隆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
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
不樂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葭蓼言有稱
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第以追
遠而亡兄以喪弟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

之間咸絕厥命乃無過於礼乎曰不然也
礼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况忌日乎親喪
不致毀况兄弟乎吾以爲厚人倫篤天性
將扶世以厲俗者始有激於二士也而過
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
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
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爲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
生齒阜蓄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
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
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
民貯之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

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古準田稅使民
歲輸米于官明年春藉城中之民糴以元
直其後王晁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
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
臣嘗眎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
余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
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
貯之別倉榜曰惠民蠲槩量之贏罷轉輸
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
而糴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
苦貴糴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
一城生聚爲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
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糴保受者同之蓋

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衰而教寓焉旣又流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強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尔過予責尔病予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亶亶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

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乂也而誰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以乂不知其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輸泉始冬而尽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糴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爲利尔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襁二百莫之有改則以攷諸義而叶雖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孝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具守潭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糴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爲也敢

併記之以穀來者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某召還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

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并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茱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迨迨厲宣幽平已不能成周之舊仁鄙壽夭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也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躰俵々然如窮人之無所歸

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矣淑其國人弟子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琢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殊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轉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精明二五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